

離 流

流 離

寒 星 著

自序

在往昔的詩人之中，我最敬佩的是杜子美。他的詩歌裏面反映了他的時代。我們從他的集子裏，可以把握到亂離時代的人民的顛沛流離的慘狀，以及悲涼憤激的心情。但是，對他終竟不能有最深切的了解，像“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”一類的表現，我感到的是不免刻劃過分，不免有些僭妄。

可是，在過去的流亡飄泊的一年之中，我是深深的體驗到亂離時代的人民生活實際了。我感到子美的表現是沒有一點兒過分，也沒有一點兒僭妄。

我完全認識了子美。因此，過去的一年的我的生涯，在自己看來，不但是飽嘗了“飄蕩生還”的苦趣，也使我更深切的了解了人間，更進一步的鍛鍊了我的意志，認清了人類的將來。在我，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年，也是最富有牧歌情趣的生活的一年。

所以，我把這一年的經過的紀錄，重行刪編付印。可是，我的意義，不是要公開我個人的生活，我個人的生活是沒有公開的必要的。我所感到的是，從這一部紀錄裏，能以看出離亂時代的一部分人民的流離顛沛的生活狀況，以及過往的一年的社會的暗影，以及在可能的範圍內所發洩的悲憤的心情。我刊行這一部紀錄的意義在此。

作 者

1940, 1941 於上海。

目 次

- I. 這一千里的艱苦的旅途
..... 1—36
- II. “七一三”以後的武昌
..... 37—71
- III. 柘澗山的山居生活
..... 73—133
- IV. 又是幾番的飄泊
..... 135—186

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雨

我們今天第二次逃出了虎口。

在下午，連續着一個星期的大雨就已停止，但田埂上泥深過尺，仍舊是不能行走。晚飯後，我們正在書房裏談天，突然稼軒的夫人來了，遍身被污泥塗滿了，臉上滿佈着恐慌的神情。她通知我們即刻就要離開這村莊，說地址已經被敵人偵悉，逮捕的火輪就要開來。她是冒雨乘着划船過江的。上岸後，走了八里的爛泥埂。她這時還在病中。……

於是，經過一個短時間的討論，我們各人便又

換上草鞋，匆匆的把比較不重要的文件焚毀了，跳上繫在屋後小湖旁的小划船。船中的雨水已由裕家的莊夥弄乾了。在鄉村，這時已是深夜，不能遠行，今夜決計移住離這裏五里的吳莊。吳莊在圩心，是一個很秘密的地方。我們什麼都沒有帶，五六個人祇有一床行李，一個箱子，還有幾件極重要的公文。

我們擠滿了一船。這時，四野靜默，明月在烏雲層中，微微的露出光芒。我們的船沿湖划行，恐怕被人看見，不敢燃燈。垂柳時時拂着額角。蘆葦中還有許多野鴨，船到了他們棲息的地方，總是撲翅的飛去。村犬聽見圩心有人說話，隱隱的吠着。這樣，我們連話都不敢說了。

忽然，明月突破烏雲走了出來，光明散遍了大地，鄉村景物如畫，回想西湖泛月的風趣也不過如是。可惜我們是在逃亡，不能叩舷狂歌，我們真是辜負了這良宵。

我們想省略掉幾里的灣曲的水路。把小船曳過

三個隔着水道的支堤，約一點鐘的光景，到了吳莊。吳莊四面環水，遍植垂柳，高逾數丈。明月的光輝斜射，透過叢樹而沐浴着莊裏兩家的茅屋，燦爛得不可言喻。從來住在城市中的我們，驟入此境，雖在逃亡中，也覺得是無限的歡快。

於犬聲中和將登岸。主婦出來歡迎我們。殷勤款待，意殊可感。先洗了一回腳，又吃了些炒米，這時已有十一點鐘了。沒有被床，把稻草鋪了許多在土地上。大家商議着今後的計劃。因為經濟等等無一不缺乏，一時不能夠到湖北去，決定先去夏閣。再着人回鄉取款項。

襄追蹤至，帶來很多的文件，看過比即焚燒了。同時，我們商定途中改用假名，並確定了幾個人的相互關係，然後便睡了。幾個人睡成圓形，彼此抵足，上覆一被。這一天便這樣的過了。

我們終夜不曾入寐……

四月二十一日 晴

上午三時就起來了。主婦替我們燒水，因為沒有帶毛巾，祇得用手帕代替。吃了些炒米和醬菜，已經是四點鐘。襄在這時辭去。我們又上了吳莊的小船，船裏鋪滿稻草。大家盤膝而坐，不像昨晚的局促。我們上了船，俗也就回小王莊去了。

四個人划槳。這時雞聲漸起，夜霧甚濃，皓月當空，尚無曉意。楊柳風吹而不寒。怕驚動村犬，槳聲非常的輕。先後經過三個橋樑，每處都要伏下身來，才得過去。因為在春雨之後，湖水正高。

走了三里路，到了一個“急湍”的地方，水聲如瀑。岸旁石上坐了個捕魚老人。這時月亮已經沉沒，很黯黑，遠遠的望去，模糊不清，有如石雕。我們在這裏上了岸，前行三里，到圩頭。天已經大明了。

我們歇土人家，少春澤純到雍家鎮雇船。主婦告訴我們，這裏接連過了幾天的兵，健壯的男子都被拉去當伕子，家裏的東西被搶劫完了，年輕的女人還有被強姦的，話說得異常沉痛。我們真是做夢

也想不到這裏還有這樣的軍隊。

七點半上船，因為風順，午飯時就到了通漕，離開蕪湖九十里了。船在這裏停住，少春澤純上岸買菜買被。整天吃的是燒豆腐，盛以大鍋，環坐而食，頗有野人風趣。

午飯後，又啓旋，夜十時，到了巢縣，住在船中，本日計行水路一百八十里。此地政治上還沒有變化，任昆上岸，詢知政務委員仍是萬辛齋他們。明天當進城和他們一見。

十二時，入寐。

四月二十二日 晴

上午四點鐘，松岩乘船追來，因為他問了裕家莊夥，知道了我們所乘的民船的形式。我們上船時，裕家的莊夥也在那裏。他送來許多我們應用的東西。我們在船上談到七點鐘。

然後應柏無生少春澤純先乘橋去茶庵；暫吾任昆和瑞三乘驢同行；我和稼軒進城找辛齋。他還沒

有起來。我們在那裏談了許久，把最近的政治狀況告訴他，叫他們預防。他要我們在城裏工作，恐怕影響他們，沒有答應。在縣署裏預製了幾張護照，並帶了幾張空白的以備隨時應用。在這裏，聽說四鄉土匪很多。……

十一點鐘我們雇驢出城，驢甚劣，走到兩點鐘纔到離巢縣縣城二十里的夏閣。他們正在午飯。飯後，我們都換上了工人的服裝，到林間去曬太陽，並臨溪濯足。還在山泉的途中戲築了一道長堤。澤純到鎮買米柴。我們停留的地方，離夏閣鎮約三里路。是豫章的叔父的家，在岱峯的腳下。

晚飯前，在林間開了一次會議，把過去的錯誤以及失敗的原因詳細的研究了一回，並商定今後的辦法。我們毫不灰心，我們總是要向前幹。決定明天澤純往谷肥軍隊裏去取護照，並發一通報告電給留在湖北的同志。決定經濟仍由任昆繼續負責。

這地方很寬敞，我們分居二室。岱峯逼山短松。我們的住處三面環山，獅子峯當前，黃山在

後，岱峯居左，右爲巢湖。景物秀麗，頗有江南風味。我們所居屋，很高大，白牆上爲藤所爬滿，蓄鴿甚多。犬兩頭，很兇猛。四週廣場，外有短籬，遍植松楊，屋左還有菜園。稼軒的二伯二姊都親藹可親。我們差不多忘却了是在寄身異地。

四月二十三日 時

清晨，到岱峯的山腰間坐了一些時。早飯後，澤純到合肥，任昆回休到巢縣城。我們閒着沒有事，便和約到古龍廟去。這地方蕩很多，我們帶着羊叉。山路崎嶇，形勢陡險，難於行走。用羊叉支撐上進，約一點鐘，到了山頂。山很高，風景非常壯大，四週羣山，都在眼底。巢湖當前，遠望茫茫一片，風帆數點，來往其間。……

山前有“百歲窟”，是窟徑約一丈的大石，在山腰。土人相傳，能跨過去的可以活到百齡。又有兩口井，土人稱做“龍眼”。山頂有“辭雲閣”，現在已經毀去；土人相傳，說巢湖來雲，輒爲此閣辭回，

因此在閭的後面的舍山縣往往得不着水。所以，他們要求巢派人把閭拆去了。這當然是一則神話。

同樣的還有一則神話。在巢湖的右邊是黃山。巢湖和黃山曾有過辯論，他們各炫所長。黃山說：“山有三百六十回，回回有人家。”巢湖說：“湖有三百六十洑，洑洑好行船。”各不相下，湖山遂相頹頹。

山頂有小廟，建築很壞，和尚待客頗週到。我們各人在那裏吃了一碗麵。然後沿山脊回家，跨過兩峯，沿途野花甚多，略採數朵。抵家後，到山澗中洗足。又到林中聽刈草的婦女們唱民歌。徵得她們同意，寫錄下幾首，好的很少，因為比較好的，她們都不肯讓我們記錄。歌詞大都關於兩性愛。

飯後，一個人覺得無聊，跑出去睡在廣場中，默觀星斗，兼聽山風；每當大風起時，總是疑為狼來。十點就寢。

任晁在城未回。

四月二十五日 晴

昨天沒有什麼事可記。下午寫了一封報告寄到湖北。晚上，和任昆清理了一回賬。早上七時，我們一陣進城，過了獅子峯，遇到松岩又從家鄉起來了。他帶來許多消息，有一兩個重要的同志被捕，沿江搜索我們很嚴，已禁止現金出口……還帶來最近幾天的報。

我們的住處離城很遠，關於消息的傳遞極感不便，於是決定派兩個辛齋他們不認識的同志到縣工作。少春松岩自告奮勇。我們便寫了兩封介紹信：介紹松岩到縣署任書記，少春去當門房。我們不是有意欺騙辛齋，爲着重要的消息不得不爾，將來我們也是要向他說明的。他們化裝得很像，三點鐘就進城去了。帶了一封信給伯白，想找他爲我們到縣去取款。

晚上，把在嵒溪焚去的詩稿追憶起一部分，錄了下來。可是和原詩比較，相差究竟很遠，又頭去了。臨睡時，想起他們在城中進行的事不知何如，

幾個人都有些焦急。

四月二十八日 晴

這幾天沒有多少事可記。二十六的上午，任昆進城去找怡白，下午怡白來，託他到蕪湖去拿錢並探聽消息，他說明天就動身。近午時，稼軒的父親從故鄉來，帶到許多的消息。究竟誰是友人誰是敵人，我們認為這一回是很好的試驗的時期。黃昏，我微病。少春松岩因縣署已起了變化，折回夏閩。晚，預雇了三匹驢，打算明天進城。

※ ※ ※ ※

二十七日。這一回，稼軒的父親來此，完全是爲着探望我們，在家鄉他還有自己的事務，所以今天早晨他就走了。少春松岩送他進城。我們因爲城區熟人不少，沒有同去。下午，少春他們回來了。我閒着沒事，從書廚裏翻出“莊子”來讀了幾篇。

※ ※ ※ ※

今天，大家仍舊是閒着沒有事幹。松岩進城有